

三國志

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

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

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

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

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

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

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

輔揔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

魏志四

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

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

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

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

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

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

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

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怒解衣曰燒之

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

焉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桌則其鳥獸

齊王

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

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

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

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

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

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二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大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鼻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少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丁丑

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禽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蒲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

思記四

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

齊王

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
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
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
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
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
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
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
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魏志中

于寶晉紀曰
吳將全琮寇

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相中琮已破
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
城破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
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
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
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
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
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
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

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
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
為太尉冬十一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
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
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
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大傅鍾繇車騎將軍
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
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
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
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

鬼志甲

甲

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
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
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
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
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
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
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
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
作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磬且潼關之危非
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
祀韋而不及褚文所未達也己酉復秦國為京兆

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

齊王

軍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裕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大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

魏志中

一

婢年皆七十或瘡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

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瘡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

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櫛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

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斬

獲數千相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相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殺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士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他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合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魏志四

六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

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身不正

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

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

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

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

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

齊王

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或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官有斷襲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

魏志四

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州籍曰高平

陵生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

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

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傳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

命太傳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傳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向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傳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

魏志四

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大傳司馬

齊王

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
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
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
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
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
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
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
鄭冲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
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

魏志四

九

于武庫屋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脩是歲諸葛恪帥軍更

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
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至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
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
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

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

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
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
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胡景
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
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
智矣夫民志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
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

齊王

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

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

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食少乃退至隴西界魏畧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

魏志四

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八月詔曰故中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閹道經漢壽請會眾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

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鼎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舟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王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任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魏志四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遂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

齊王

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

魏志四

十二

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宜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

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

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

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詭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齊王

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恣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
元大武告于宗廟遣方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

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
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兵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
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
二代之行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
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為奏永
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
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
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
偉大僕臣疑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
府臣襄水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
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
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
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輿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
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温越騎校尉睢陽

鬼志四

三

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嶺臣鄼博平
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襄臣儀關
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
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
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
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
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指講學棄辱儒士日
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
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
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燕
笑於陵雲臺曲中施惟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
入惟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保林李華
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孤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
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譏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
此恚景彈景不避首曰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
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
景不受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
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
為皇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
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

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
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
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
殺張美人及馬婕帝妻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
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
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
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曰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
以彈彈熙曰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
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武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
太后來問輒詆令黃門荅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
共調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
德浸盛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
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
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
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二使者

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

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

鬼志

十四

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以成
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
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
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
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
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
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爾璽綬太后曰彭城王
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
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
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
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一日待爾璽綬於溫事定又
請爾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
爾璽綬手授之也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

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

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

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

齊王

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
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襄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
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
安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紀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
也正始五年封歙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
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
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
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
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僉者請曰儀
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

魏志四

十五

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
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
於太極前殿百寮倍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公
神明爽備德音

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
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

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
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
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
于王公之上夙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
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
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

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
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
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
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
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
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
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
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

魏志四

十六

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
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立儉揚州刺史
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
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
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山語

日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
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
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此知明帝已後始
有此行也案張璠震溥鄭頴比且晉之令史璠頴出為官長
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
亦粗有條貫惟頴撰魏晉山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鄙劣以
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孫成等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

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註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二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

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垂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敗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一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

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
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
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洸西之戰將吏士民
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洸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
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
處及水次鈎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

沛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首領尚書崔贊亮鍾毓給事中中書

今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君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良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對曰夫天

鬼志甲

十八

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級前
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
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
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
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
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
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
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
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動
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
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
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
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
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顛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士
而治當其衰弊無士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
疆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
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
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
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
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文之助寒浞

高貴鄉公

證慝不德于民澆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
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事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
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
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齊
動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
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論亡
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周載唯有伍負粗述大略其言復禹
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
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
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
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
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
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
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
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

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

魏志四

十九

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
數允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
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
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
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
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內氣連天地
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
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
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荅帝又問曰孔子作彖
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高貴鄉公

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
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
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
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
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
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
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義神農之世爲無衣
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
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

魏志四

二十一

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實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
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
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
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
玄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
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
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
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

魏志四

二十一

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

高貴鄉公

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

魏志四

三二

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

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帝烟熅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丞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

高貴鄉公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
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
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
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
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
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
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
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
月以司空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

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
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
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
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
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尚
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
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
良用反仄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
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
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

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誑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已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

魏志四

甲

鑿禍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

命之禮衮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

欲蓋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立厚祿何為者哉魏初有子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

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加舊乃令散騎常

高貴鄉公

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
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
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
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
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為騎都尉
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
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
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
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

尾五十四

廿五

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
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北
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
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
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
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
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
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
隕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
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
安二十二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

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望衣當擾攘之際
際并竄得出音則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衣飛矢
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
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
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
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衣不害賊
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
醮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哀後為
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
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
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
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博史
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
選關內侯王祥復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

交言四

廿八

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

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

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敘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拜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

高貴鄉公

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是歲青龍

黃龍仍見頓立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

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

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

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

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

魏本四

廿七

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

權曰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七騎校尉由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由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田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于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

高貴鄉公

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穴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兩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

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翼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魏志四

廿八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矣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世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尚書卿公

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言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大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

魏志四

廿九

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

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壘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日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

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
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
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
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
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
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
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
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
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
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

魏志四

三十一

傷公遂至墮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
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
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
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
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
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
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
地可以墮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
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
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
兄弟不即伏罪袒

而升屋醜言悖慢
自下射之乃瘞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

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
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
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
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薨
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

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
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
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
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

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
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

魏志四

三十一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
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
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
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
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
為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
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
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
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

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丞丞

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
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
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
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
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
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
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
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

魏志四

廿三

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
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
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
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
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
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
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至於人兵家之
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
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

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禽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眾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

鍾會為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辭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為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為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封十郡并

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

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

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

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

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

述所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

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

魏志四

卅五

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

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
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
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
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
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
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
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
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
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

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
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趾諸軍事上
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
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
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
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請
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
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
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
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

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
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
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
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
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
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
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
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
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
靡然向風今交趾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

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
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為號又孫休
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
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
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
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
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
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
徐紹水曹掾孫或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
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

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
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
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
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
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
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
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
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
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
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
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
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
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
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
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
愍卹江表務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
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
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
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

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
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
縣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女王孫
爵命之號如舊儀矣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
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
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
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
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
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矣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

魏書

十九

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
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
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
致遠之勲十一月壬戌天祿水終歷數在晉詔
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
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
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
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
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

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